

军校不浪漫

韦风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校不浪漫/韦风涛 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11
(绿港文丛之五)

ISBN 7-5059-4616-1

I.军... II.山...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21676号

军校不浪漫

韦风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全国新华书店

北京图文印刷厂

850×1168 32开本 7.03125印张 170.1千字

2004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册

ISBN 7-5059-4616-1

13598 定价: 1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教导和
帮助过我的首长、战友们！



韦风涛 著

大雨哗哗下

北京来电话

让我去当兵

我还没长大

长大了

当解放军

背个枪

跨个刀

.....

——儿时童谣

春节刚过，西北边陲春寒料峭。

奉命执行完抓捕持枪逃犯任务，刚一进侦察营大门的我就又被急急告之：准备好，即日赴南方某陆军学院学习。

突如其来的消息令这个全师最年轻的侦察连长措手不及。

接下来几天，就见我顾不上休息，骑着炊事班上士买菜用的那辆既破又脏的永久牌自行车，频频地往返于我们营通往师部十余里地的山路上。

办好了各种手续，见过了有关领导，离队前的晚上又被营长率营党委“一班人”逼着在营部小餐厅里一并喝了个天昏地暗。第二天清早，仍迷迷糊糊的我，便在迷迷糊糊中匆匆地离开了连队。

先是乘营长的北京 212 吉普车下山，然后搭长途班车进城。刚从班车上下来，又慌慌忙忙爬上一辆破旧不堪的小三轮——县城唯一的交通工具，一路突突突地赶到了火车站。紧接着，买票、进站、上车。

我和前来送行的连队文书直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可身子还没在车厢里站稳，耳边就听见车站广播喇叭里一个普通话十分蹩脚的女播音员用她嗲嗲的噪音高声通报：“从 A 城发往 B 城的 xxx 次列车开车时间就要到了，送亲友的同志请下车。”

遂又区走了文书并注视着他一直走出了车站。回头重新走到座位上时，火车已徐徐地启动了。

我不敢耽搁，趁这工夫取出茶杯，放好行李，精疲力尽得正想坐下来休息，突然透过开着的车窗，看见不远的车站进口处，一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跟着刚才出站的文书正火急火燎地朝着我乘坐的16号车厢飞奔而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出什么事了？”全身的神经顿时收紧。

“江连长——”

“连长——”

“信！信！”

营部通信员手里高举着一个白色信封，满头大汗地一直跑到了我的车窗底下。

“xx城来信！”他伸手将信递给我，然后一边追着火车，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汇报，“营长说，看这上面的字儿写得工整得劲儿，就猜准是个姑娘来的。正好来咱营送信的摩托车没走，他逮住开车的王班长，命令我俩必须赶在火车开走之前把信交到你手里！现在，我的任务完成了！祝连长一路顺风！”

通信员说完，双腿使劲一并，动作走形地向我敬了一个举手礼，便站住不动了。

他滑稽的样子和一口浓重的山东方言，逗得我身后的旅客一齐将目光投向了。他。

“好！谢谢！”我半个身子伸在窗外，感激得连连向俩战士招手。心里却想：这肯定是中学时自己班上的那个爱“做梦”的女同学又寄“诗”来了！不觉暗暗地松了口气。

“你们也早点儿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我大声叮咛道，并次目送他俩的身影一点一点消失在远处的月台，才带着一丝莫名的空寂和惆怅坐回身，随手将信撕开，里面果然夹了一首诗：

军人，

啊，多么神圣又威严！

你是蓝天中的雄鹰，
你是碧浪尖的海燕！
你是我……

“肉麻！”我低低地叫了一声。眼前同时闪过一张圆圆的、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见人就爱笑的脸。

“中学毕业这么多年了，她怎么还这么天真？”

二

营长、教导员：

你们好！

2月25日，我总算在开学前按时赶到了学院。

报到后，我被分到了学员七队——侦察参谋队。由于我是现职连长，个人简历中有一个军区侦察兵比武第一名的纪录，因此，又被选为二区队五班班长。这真让我紧张，要知道我们班可是人才济济。来自王牌军某师的于军参谋和空降兵某部的郭峰参谋不仅年龄比我大、兵龄比我长，而且他二人原本就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另外，来自北京卫戍区的侦察排长小米、军区特种大队的王军，都是部队里有名的训练尖子……全班10人，本科生就占了一半！乖乖，干部集中不如兵，这个班不好带！

再说，离开学校都两三年了，今重又入校学习，能适应得了吗？一年的时间肯定不好过！

… …

坐在学员队宽敞安静的宿舍，我提起笔来心中似有万语千言，可笔尖触到白纸上却又怎么也表达不清。猛地从一个偏僻荒凉的西北高原来到这热闹繁华的大都市，已经两年多没有探家出来看看的我，脑子里乱哄哄的。回头看同室的于军，他背对着我也正在另一张写字台前写信。缠缠绵绵、洋洋洒洒，已经写完好几页稿纸了，而我，一封信写了两天，文字仍不满三页，一着急，更写不下去了。乱七八糟地将信纸、钢笔往抽屉里一塞，抓起自己扔在床上的军帽，冲于军叫了一声：“喂，别写了。还是打电话吧！”

“嗯，你先走。”于军敷衍一声，身子却没动。

他早入神了。

电话亭就设在学院的南门外，一对退了休的老两口整日守在那里。

开学这几天，从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十点，亭子里的三部电话机几乎全让我们这些学员给包了，通话也几乎都是长途。老两口收费特仔细：打一次长话外加手续费一元、集资费伍角，一点儿不马虎！有什么办法？现代通信就是先进，通过一部小小的话机，几秒钟之后，相隔千百公里的两人便近在咫尺。面对它的诱惑，你就是“明知山有虎”也“偏向虎山行”。到校两天来，仅我一个人就已经打了四五十块钱的话费，差不多是在连队时的半个月开支。在连队，我一个月有时甚至连这点儿钱也花不出去。因为除了必须的日用品外，驻地周围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买。生活在那种“风吹石头跑，四季穿棉袄”，远离现代文明的地方，人的物欲好像也一同被弱化了。

只是，给连队的电话却一次也没有打通。可怜我们偌大的一个甲种步兵师的师部竟仅有区区两条外线，想进去的电话实在太多了，线路始终占着。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窜下楼，门口正碰见队长骑一辆崭新的山

地自行车回来。

“队长，用一下你的车，我去打个电话？”

“哦，快一点儿，要吃饭了。”

“一会儿就回来。”我接过车子应了一声，屁股早飞快地落在了车座上，心里还在想：队长这人不错，平易近人，就是模样有点儿像我们师卫生科的张科长，性子也绵绵的……脚底下已踏动风声。

绚丽的阳光下，我骑着银光闪闪的山地车，飞一样地向着学院的南门冲去。

绕过5号宿舍楼，楼里作训参谋队的学员围在俱乐部的电视机前，正在观看一场足球比赛，电视机的声音放得老大。我想起了昨晚的电视节目预告，说今天上午将播放上届丰田杯的实况录像。这场比赛是意大利足球劲旅AC米兰队对阿根廷著名的河床队。现场直播时我看过，当时就感觉这个意大利的老牌球队好像并不像宣传中的那么回事，而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阿根廷河床队却勇猛无比。双方球员的精湛球艺不时激起作训参谋队的学员们阵阵叫好声。

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我的心被那球场上的疯狂气氛搅得像爬进了一只毛毛虫，痒痒的，真想停下来也进去看个究竟，山地车却已蹿上了林荫道。抬头向前看去，迎面呈一字纵队走来三个个子很高、腰板挺得溜直的女兵。

树阴下，她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婀娜娜娜，远处看去竟有点儿像T型台上的那些模特儿。我不由多看了一眼，旋即带着风，不无卖弄地从她们身边一掠而过。稍不留神，差点儿与一位也骑车而来的将军撞上。

“教务长！”我吓得身子一哆嗦。

将军也骑自行车？

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我脑海中一闪，再回头时，将军已经一阵风似的骑远了。道路尽头，只留下一个依稀的背影。我看着摇了摇头，

回头再想想，很快又觉得好像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遂嘿嘿一笑，重又快速向前。

我从小爱骑飞车，上中学时家离学校远，每天上学都是一辆单车一阵风。尤其是春夏的早晨，街上人少，天高气爽，人骑在车子上听着高速转动的车轮带起的嗖嗖风声，感觉扑面而来的清凉气流穿过心胸，直沁脾肺，真是心旷神怡——追着那感觉，林荫树下，我越骑越快，漂亮的山地车风驰电掣！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依柳过前川。
 时人不知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哼着程颢的《春日偶成》，我头脑里的思绪也同时飘飞到了遥远的古代，遐想着古人所谓的逍遥自在都是什么样子。像电影《三笑》里的唐伯虎？或是……

车到路头拐弯处，前方隐隐约约似有人影一闪。我下意识地将轻搭车把上的双手顺势一合，试图减缓车速，可已经晚了！

“哎——你往哪儿骑！？”

随着一个女孩儿尖尖的喊叫声落下，眼前出现了一个肩上挂着红色学员肩牌，模样长得跟那次来师里慰问演出的军区文工团的女演员们一样俊俏的女兵，正气势汹汹地从一辆歪倒在路边、样式也非常漂亮的女式山地车上跳起来。

老天，我闯祸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单脚踩地强行将车停住，两只眼睛怔怔地看了看小女兵，又看了看她躺倒在地上的自行车，脑子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就又听到她扯着嗓门大声叫嚷：

“你长眼睛了没有？”

她大概也是一开始就注意到了我傻头傻脑、一脸新学员的憨态，并断定我肯定也不敢招惹她，故态度十分嚣张，如不可一世的公主。而我也第一次见一个女孩子如此张狂——上中学时，自己所在的学校是市重点中学，所在的班又是重点班，班里有几个同学是市领导家的子女，可也都不像她这般！所以偏不买账。同时，趁着她在对我叫嚣的工夫，我又重新对现场周围进行了一番细致观察，发现问题并不像她叫嚷的那么严重，心底不由也冒出一股火来。

“我？好像还没有碰着你吧？你厉害个什么！”我脖子一歪，很不高兴又蛮不当回事地狠狠斜了她一眼，身子重又在车座上坐稳。眼看着小女兵被我噎得满脸通红，内心多少有了些安慰，但忍不住又在嘴边嘀咕了一句：“新兵蛋子！”

“你骂谁？”随着又一音律更高的尖叫声响起，小女兵已精灵般将身子挡在了我的车前。

“你是哪个队的？”她怒不可遏，一只手抓着我的车把，另一只手直指我的脑门。

“干什么？”我心里怨道，“你谁呀？”

我才不管！

——是谁又能怎么样？人不大一点，张狂得不行！

——说你是新兵蛋子就是骂人么？这是连队里的习惯！何况你肩戴红牌牌不是新兵蛋子难道还是老兵油子？告去！告去！告谁我都不怕！只是……

别在小女兵的胸前的红色校徽，随着她急剧起伏的胸脯在阳光下闪闪生辉！

那是学院教员和机关干部们所佩戴的校徽！

我脑子一转：部队里的女兵向来不好惹，这年头但凡能当上兵的女孩子，哪一个没有点儿“背景”和“来头”！不小心惹恼了她们，说不定正好是撞在一个要命的枪口上！瞧瞧眼前这盛气凌人的主儿吧，如果没有一点儿关系，那她……

算了,算了,好男不跟女斗。我跟她认真什么?!

想到这儿,我阴沉的脸上很快又现出了和善。

我假装认错又多少有点儿幸灾乐祸地冲她微微一笑:“哎,我可没有骂你,我是在跟你说对不起!”

我话没说完,双手使劲将车头向边上一拐,挣脱了小女兵的抓握,这个时候也顾不上再去看她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了,脚下一个猛劲踩下去,车轮飞转,我一溜烟地逃走了。

小女兵先是一愣,继而愤怒。

三

其实早在战争年代,陆军学院就是一所闻名全军的抗日军政大学。多年来,这个学院始终坚持为部队服务的宗旨,注重学员的素质培养,为我军培养出了大批中高级军事指挥人员,在军中享有盛誉。身为军人,一生中能有幸到这所院校接受教育和培训,无不视为是军旅生涯中的一大荣耀。

入学的第一节课从参观院史开始。

在学院宽敞庄重的院史陈列馆展览大厅,我们全队百十号同学缓缓地跟在一位脑后别着金色发卡的女少尉身后,专心致志地听她向我们骄傲地讲述学院辉煌的建校历程和教学成果,每个人的内心都十分振奋。尤其是讲到百十位曾经在学院学习、后来当上了将军的老学员的事迹时,大家听着听着不禁阵阵心热。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站在挂满了将军照片的橱窗下,我突然想起了拿破仑当年的一句名言,一时忍不住浮想联翩。

“同志们!”参观完院史,下午全院新学员被集中到礼堂听院长

讲国际形势课。

院长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他是一个个子不高、身板十分结实的老者。他讲话不用讲稿，虽快六十岁的人了，声音却异常宏亮，略带湖南方言的音调里，仿佛每一个音符都具有特殊的穿透力，因而句句都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脑海。

“远的讲，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活动。早几年，美国前总统布什就著有一本什么《1999 不战而胜》，人所共知。前年在公海上，美军的飞机更是嚣张地围住了我们的一艘远洋货轮，凭空捏造说什么船上装有给某国的化学武器，非要登船检查，否则不让走；据《中国时报》报道，美国最近正悄悄地在太平洋上进行着四项军事部署，分别是计划把 B2 隐形战略轰炸机、ACM86 型空射巡航导弹、大型两栖攻击舰和核子攻击潜艇往西推进，部署在关岛。干什么？重兵对我围堵！”

“而在我们周边地区，近年来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不断抬头；东南沿海，围绕我国领土问题，亚洲好几个国家与我们有争议；西北边境……说穿了，是他们从内心里不喜欢看到中国强大！中国强大了他们害怕！可是，螳臂挡车，他们挡得住吗？我看都是徒劳！”

“当兵的就是不能怕打仗！”

“就是，大不了同归于尽。有什么呀！但是要打就要找强敌，像当年的彭德怀打美国鬼子——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对！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你硬了敌人就软，你软了敌人就硬。所以当年的美国总统拜见毛泽东时就好像小学生见老师——不仅早早地等在门前，而且紧张、局促得简直让怀疑他是一大国的总统。”

吃罢晚饭，我和于军边看报纸边在宿舍里聊起了下午院长的讲话。院长下午的形势教育在新学员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课后的教室、饭堂和学员宿舍里，同学们围绕着这个话题，一个个群情

激奋。

“对于那帮老想找事的家伙就应该像刚解放那阵子,英国的军舰一叫唤,咱就用大炮跟他说!”说这话时,我已激动得倏地从床边跳起,腿上一叠报纸“哗”地掉在了地上。

“就是!”门外探进来一张脸,冲着我和于军一本正经地道,“这年头谁怕谁?!”是小米。

“其实好多事咱是不知道,如今的边境上紧张着呢!”

坐在写字台前的于军身子一斜,顺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又大又厚装订得非常整洁的剪贴本。翻开,一张1994年12月的《参考消息》上转载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2月18日文章称:

“北京下令它的喷气式战斗机紧急起飞,对正在跟踪中国一艘潜艇的美国飞机进行威胁。”

“据报道,中国已经对美国发出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一种僵持局面,它就真枪实弹‘往死里打!’”

“干得好!”我和小米同时举起了拳:“就是应该这么干!”

“于军!”

“到!”

“请你回答。”《战术》课上,肩扛大校军衔的李教员手持教鞭庄重地站在讲台上,“现代进攻战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全纵深!”

“全纵深?”

“对!就是充分发挥兵力、火力、障碍、电子对抗等必要手段,广泛采取穿插分割、迂回包围、立体封锁等多种战术手段,力求对敌前沿目标攻击的同时,对纵深内的敌目标实施综合打击,尽快破坏敌人的整体协调,达成对敌迅速全歼之目的!”

“它的核心?”李教员将教鞭指向我,“第三排倒数第二位请回答。”

“火力性、机动性和不规则性！”我干脆利索地答道。

“对！”李教员打开幻灯机，在桌上的一叠幻灯片中抽出一张放进机子里，然后将指鞭指向屏幕，“大家看这些数据：海湾战争前后共打了 42 天，多国部队却用了 38 天进行地空火力突击，火力打击与兵力打击的时间比为 9:1。从火力打击的效果来看，一战时，摧毁一个目标大约需要 900 枚炸弹，二战需 300 枚，而海湾战争中，只需 1.2 枚！现代战争中火力已由原来作为基本的支援力量上升到主要的突击力量……”

身后的同学悄悄递来一张剪报，我接过一看，是上海的《青年报》。上有一篇介绍美军《高智之师》的文章。文中写道：“像第 82 空降师这样的精锐部队，它们竟夸口说‘甚至连驾驶员也具有硕士学位’！”

“狂妄！这他妈的也太狂了！”

我不看则已，一看心中起火，不仅仅是因为自尊，更隐隐地感到了一丝虚惶、内禁不住暗问：所谓的高智之师，究竟是什么概念？

一连数日的外军介绍和我军战例分析，大量最新、最前沿的军事信息传输到大脑里。课堂上、宿舍里，年轻的我们有些坐不住了。共和国军人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激励得大家伙儿一个个热血沸腾！因而每每等到李教员课间休息或业余时间来宿舍辅导时，大家总是围着他反反复复地追问：

“美国的沙漠行动就一定未来作战的最佳典范？”

“假如海湾战争之初，伊军在吞并了科威特之后，也一举吃掉沙特，占领所有陆地，那么，后来的多国部队将从哪儿轻而易举地登陆，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攻击基地？”

“假如‘沙漠风暴’中是伊军先打的第一枪——趁多国部队立足未稳，迅速集中主要兵力兵器率先发起攻击，那么，战争的最后结局又将会怎样？”

“假如与多国部队作战的对手是我军而不是伊军，那么……”

展望世界军事力量的角斗，我们恨不能倾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让八一军旗更高更艳地飘扬于世界军队之林的上空。

边马枥上惊，
雄剑匣中藏。
安得倚天剑，
跨海斩长鲸！

“要是我也能赶上一场战争该有多好！”

闲下来的时候，我常常这样想：“没准，也能当个英雄……”
军校生活从一开始就让我充满了激情。

“班座，来给你算算。”

中午看完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报道从俱乐部出来，我前脚迈进宿舍，后脚小米手里拿着一副扑克牌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跟了进来。说是要给我算命，看将来能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班里的同学都对我这个快二十五岁、个人形象、综合素质和家庭条件等都很不错的中尉连长却连个女朋友都没有的状况感到很好奇。早几天说起这事，就有人尖刻地断言：不是眼光太高，就是挑花眼了！为此，有人还非常善意地提醒我：“一个当兵的，还是现实点好……”

但我确实没有女朋友。爱情这东西，按我的理解原本就是一个“缘”字——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有缘，再远也近；无缘，再近也远。缘来高山让路，无缘空等白头。而并非是人到了什么年龄，缘便会纷至沓来，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呀。我一直非常相信缘分，也坚信会等到的。所以无论别人（包括父母几次来信催问）怎么说，自己的内心却一直都有铁主意。如此，尽管连连喊冤，却空口无凭，别人怎么也不信。尤其是小米这家伙，因为翻过几本《周易》之

类的书籍，蒙过几个人，这会儿又跑来找我寻开心，其他人则是借机一起瞎起哄，巴不得有什么乐事让他们紧绷的神经放松放松。众人说着逗着，队部通信员给于军送来了一个包裹。大家抢来一看，是他爱人从北京寄来的，再摸，里面装的好像是糖果之类，一时都惊羨不已。于是起哄，非要他当众打开不可，直至撕开了包，再看，里面装的果然是一大包“喔喔”奶糖！

“哇，好幸福好浪漫耶！”小米声音嗲嗲地怪叫一声，伸手就要抓。

“别动！”我一把拦住，“你以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吃吗？”

我故意叫嚷着趁机转移焦点，“这是嫂夫人在提醒于军：记住我的心，记住我的爱，记住有我天天在等待……！”

“赶紧把嘴堵住！”于军抓出一把糖果砸向了我。末了，又大把大把地撒向大伙儿：“来来，吃糖。哎，郭峰。你来得正好，来，接糖！今天我请客！”他一边说一边又抓起了一把糖向着房门方向扔去。

“什么事呀？这么高兴！”刚进门的郭峰猫腰将掉在了地上的几颗散糖拾起，笑咪咪地问。

大家注意到，他的指缝里夹着一个封信，他原是专门来通报再有三个来月他老婆就要生产的喜讯的。

“谁的喜糖？”郭峰看着手里的糖果，脸上挂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话音没落又引来一阵哄笑。

“什么喜糖！”于军红着脸坦白，说是他的生日快到了，老婆寄糖是为了表示祝贺，惊得大家又是一阵唏嘘。

郭峰趁机一把抓住正撕着糖纸的小米：“都说你会算命。来，今天给我算算。”

他一本正经地乞求小米：“看我老婆到底能给我生个男孩还是女孩？”

“喂，喂，”小米笑着推辞，“没听说吗？这年头，生男生女都一样。反正将来是谁也指不上！”